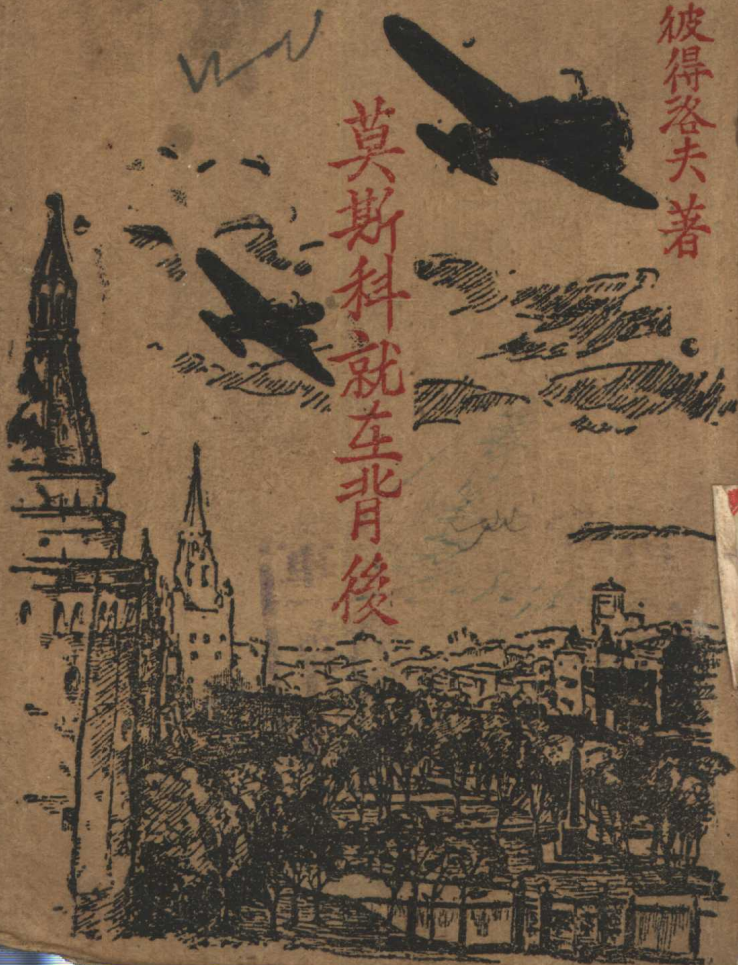


彼得洛夫著

莫斯科就在背後



卷之五

卷之五



彼得羅夫 著

葉淡我 得知家中消息時寫了
莫斯科就在我們背後

萬國書籍出版

一九四六年。哈爾濱



目次

莫斯科就在我們背後了	二
今日的莫斯科城郊	九
掠奪者軍隊底退却	四
用火來回答	一九
什麼是幸福	二五
密間	三四
查依澤夫少校底幾隻小鳥	四三
往西去	五三
在二月裏	五九
『音樂教員』	六七
索爾底軍事生涯	七五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莫斯科就在我們背後了

最近我到莫賽斯克和瓦洛科拉姆斯克戰線上逗留過五天。我們的軍隊在這裏捍衛着莫斯科底胸膛，抵禦敵人當心來的打擊。

我們沿着出發的，是那條從城裏起點且是新莫斯科一條最好街道的公路。這裏還有由昔日荒廢城郊遺留下來的幾所破舊不堪的木頭房子。它與最近一年建築起來一望無涯的高樓大廈，形成極顯明的對照。其中還有一些沒有竣工。這裏已實現了列寧的理想。再沒有舊日的城郊了。革命前窮人棲息其間的貧民窟也絕跡了。新街道的房屋是建築得很雅緻而且美觀的。它們是用好的材料築成。並且有許多還是用大理石和花崗石來裝飾着的。走過最後那棟懸有金字招牌的糖食店房子後，接着就是曠野了。今年春季尚有住別墅的人們所乘坐的汽車在莫賽斯克公路上奔馳着。現在這條公路已爲街壘和反坦克的工事所攔阻起來了。

似乎開戰以來已不是五個月，而是三百年了；似乎真是那樣久。

我們走過了一座被寬闊的汽車道截去了大半的小山。這就是俄羅斯國家歷史上

最著名的叩拜山。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就是從這裏初次看見莫斯科的。在這裏，他坐在大鼓上等候市長給他送來城門的鑰匙。可是他沒等到。因為俄國人並沒將自己城門的鑰匙送去。

走了約莫點半鐘的功夫，我們趕過一隊一隊的軍用卡車。和平居民漸漸稀少，軍事人員却漸漸增加多了。

我們所看見的最後的一批居民，携帶着自家的什物向我們迎面走了來。有些人把什物放在雪車上拖着走。老人和婦女們沿路旁趕着乳牛走。大砲和迫擊砲底轟鳴聲漸漸接近。人們因害怕德國人的侵入，都相率離開了故鄉。

很快就遇不見普通人了。

這是戰線。

我在八月和九月，在捍衛首都偉大血戰前夜所見到的那個西方戰線，雖算堅固，但終究有些鬆懈的戰線，已不存在了。其所以不存在，並不是因為它如德軍總司令部通常橫蠻無理斷定的那樣，已被消滅。如果不算陣亡了的，人還是先前的人。先前的道路，先前的森林，先前的木頭房子，先前的坦克，同樣的汽油燃燒過後與灰燼氣味相混淆的窒息氣味，——現代戰爭的氣味，——打穿了的銅盔，僵凍得彎着膝蓋的死屍以及遺棄於路旁的燒壞了的卡車。

可是，現在畢竟是與以前大不相同了。

當時是秋季才開始的時節。現在則是一種嚴寒刺骨的，來得非常早的冬天。光着幹子的落葉樹林已結冰了。樹木好似些用銀子作成的精細貴重製品一樣。每條樹枝都看得分明。只是向北的松針才爲凝凍的霜雪所掩蓋，而向南的一面却仍然是青的。土地已如木頭一樣的堅硬：天氣是很利於巨大的坦克聯隊行動的。在這樣的天氣裏，坦克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通過的。德國人正是利用着這種天氣來向莫斯科舉行新的堅決進攻。

可是起了變化的不僅是大自然。坦克也爲適應大自然而塗上一層白漆了。在紅軍兵士和指導員身上出現了暖和的，用淺藍色的毛皮作成的毛帽，棉衣和背心，穿在軍外套裏是非常暖和的。現在只到早上七點時天才亮，而到下午五點鐘時，就已開始斷黑了。戰鬥日已是極端的短，因而也就特別的緊張。此外，戰線所以完全成了另一種樣子還因爲莫斯科已很接近。以前人們爲捍衛莫斯科而作戰時，知道後面還有廣大的領域，如果今天趕不走德國人，那明天是會趕走他們的。而現時，莫斯科就在背後，有幾段戰線已僅隔六十公里了。阻止德國人正是要在今天。如果我說在戰線上沒有一個人相信莫斯科會失守的話，那是一點也非過甚其詞的。人們是武裝得很好的。他們有坦克（不錯，坦克的數目並不多），有很好的大砲，機關槍，自動槍，迫擊砲。如果真有這一天的話，那德國人是會用牙齒去咬斷德國人的喉嚨的。因爲背後就是俄國人最貴重的東西——莫斯科了。

如這裏所描度的那樣，德國人已相信，要想沿直通首都的幹線從正面打擊莫斯科，是非常困難而且會遭受巨大損失的。因此按目前戰鬥情形看來，德軍司令部是在作某種新的，顯然是從兩翼來包抄莫斯科的總企圖。

德國人像經常那樣尋找大部隊間的接合處，尋找防備不周的地方。他們像經常那樣，遇有強烈反抗的地方，就退却，而同時又不斷採取新的機變動作。

戰鬥是很嚴重的。但戰線上，從外圍起直至司令部為止，人們都滿懷着信心。當時在西方戰線，在八九月時，也是懷有着信心的，但這曾是那有着寬洪度量的矜驕民族底信心。這聽起來是有些奇怪的，但事實却正是如此：當時，人們懷着一種寬洪大度的和平心理，覺得殺人這件事，就是在戰爭中，就是最正義的殺人，都是種沒有興趣的。要知道俄國人底性質。這是很慈善的人。是急躁而不記仇的，是需得很多時間，纔能使他真正生氣憤恨起來的。現在人們竟憤恨到這步田地，簡直聽不得『德國人』這幾個字了。對侵略者的仇恨把每個戰士變成了像他脚下那塊僵凍土地一樣堅硬了。現在，人們是在自己的仇恨中來汲取着信心的。

由英國坦克組成的坦克聯隊，昨天加入戰鬥了。英國坦克和駕駛它的蘇聯坦克手初次參加戰鬥了。二者都經受住了考驗。坦克手很稱讚坦克，如果坦克能够講

話，那它定會更厲害地誇獎坦克手的。

人生初次作戰，這並不是件容易的玩意兒。人們在初次作戰時表示怯懦，後來却成了英雄，這樣的事情是看過不少的。新聯隊的坦克手一下子就表現出自己是些英雄了。因為背後就是莫斯科。

——簡直需得阻住他們，——一個營長說。

按他在講這話時的那種溫柔而又剛毅的微笑來看，就可看出，阻住自己的戰士，雖不是容易的任務，但却是很愜意的。

我們所坐的房間是房主人在昨天才離開了的木房。坦克手幫助了房主人撤退——給了他們一輛卡車。房主人——老婆婆竟不知道要怎樣感謝才好。當所有的東西都已經裝上卡車時，她招手呼參謀長，低聲說：

——這裏在地窖內我留得有一桶醃黃瓜，是我整個夏天醃好的。親愛的，你們拿去吃了吧。此外，還給你們留有一個絃琴。如有閒暇，就拿去彈彈，消消遣吧。已難於相信，昨天在這所房子裏還過着一種很有條理的，慣常的生活，碧玉鳥在籠裏唧唧地叫着，在窗台上擺着幾盆綉球花，在框上刻着花紋的小窗戶外有雪花飛舞，只是狗吠和雞鳴聲才破壞了鄉村的寧靜。

現在這屋裏主宰一切的是戰地電話和軍用地圖。是皮靴和羊皮襖的氣味。在不遠的地方正進行着戰鬥。似乎在牆外有什麼人不斷疾走着，沿着木梯往下跑。在村

裏有已被破壞的房子，而且還清楚地看到砲雷在雪裏爆炸後留下的黑色痕跡。

一位佩帶中尉徽章，身材魁梧的青年往屋裏急促地走了進來，他有一張可愛的臉孔扁平的鼻子，和閃爍着異常快樂光輝的眼睛。

允許我報告吧！——他在長官跟前伸直身子叫道。

顯然，他是在準備報告一件什麼異常重要的事情。

報告吧，——長官說。

中尉望了望，然後把手一揮，就很着急地說：

——德國人突破了巴拉克戰線。

而他就不能待的躊躇着等候回答。他還完全是個小孩子。

長官在看着地圖思索什麼似的。

『你為什麼這樣遲慢？——中尉此刻一定是這樣想。——你知道現時是決定一切的時刻：是決定莫斯科底命運，是決定你的命運和我的命運的時刻』。

在他的臉上顯出一種懇求的神情。而長官總是看着地圖，看了很久，簡直久得可怕——看了兩分鐘。

派坦克第三連到巴拉克去。——長官終於低聲但很堅決地說道。

——是的！——中尉大聲地回答說。

他以一種愉快的眼光向大家掃了一下，想說什麼的樣子，然後就衝到門邊，突

然止步說道：

——允許我走吧——得到允許後，他就放步跑了出去以至在他跑出去以後，掛在牆上的絃琴還響了好些時。

他是第一次去參加戰鬥的，——長官說。——真好！

是的，坦克車手們是像參加閱兵一樣去參加戰鬥的。因為背後就是莫斯科了。當我們收到奪回巴拉克以及把德國人趕回原有陣地的消息時，天已完全斷黑了。

於作戰軍隊中

十一月三十日

今日的莫斯科城郊

在一所簡陋的木房內，聖像下面，完全像『在費利村舉行的軍事會議』畫片上所繪畫的一樣，坐着三個蘇維埃的將軍——步兵的，砲兵的和坦克的將軍。

正如當時一樣，在窗外有一幅俄羅斯自然風景，在棹上放着一張地圖，有一個好奇的村童往屋裏瞻望，也是離莫斯科不遠。而且連將軍也有些像多黑屠羅夫或年

青的葉爾莫洛夫，——大概因為都有一張俄國人的臉孔和金色的領章吧。

只不過他們在這裏所解決的，不是放棄莫斯科抑或對敵人作一個新戰爭的問題。

問題是已經解決了的：莫斯科無論怎樣都是應當捍衛住的。總的戰鬥已進行十四天了，它不僅沒有減弱，而且更其加強了。

如果繼續把現時去與一八一二年作種歷史上的比擬，那我們就想把西方戰線十月的戰鬥拿來與博羅吉諾戰鬥比較一下，那時我們的軍隊，在不斷的戰鬥中，放棄了維亞吉馬和布良斯克，而受了重創的敵人，在實行了二百公里的巨大躍進以後，會須停止前進，以便醫治自己的創傷和聚集新的力量。而現時在莫斯科城郊進行的戰鬥，則是顧杜卓夫當時所不敢於對拿破崙進行的，而如果他是在現代條件下保衛莫斯科的話，那他是一定會對敵人進行的。

最偉大的戰鬥已進行十四天了。在前面很遠的地方燃燒着我們放棄了的村落。一看地圖，我就清楚地記憶了起來。你看這是我五天以前所在的鄉村。這是前天所在的地方。難道那個與美麗的休養所——鄰，周圍都是花果園的奇妙村落也在燃燒着麼？我們剛才在往前線的途中遇見的，不就正是這個村莊的居民麼？他們把自己

的全部家具什物拖在馬車和軍用卡車上走着。沒有眼淚，也不呻吟。女人們緊抱着自己的包袱，用乾枯的眼睛默然向前望着。他們的男子在前線上，她們的房子在燃燒着。但他們還有祖國和復仇心。當希特勒軍過回頭逃跑時，這個人民的復仇心將是很可怕的人民復仇心哩！

三個很像顧杜卓夫式將領樣的將軍，已離自己司令部前進很遠了。他們以機械化部隊去給突破戰線的德軍以迎頭痛擊，現正等待結果。向前，走過鄉村，往下便是田野，然後便是茂密的森林。田野已為先前挖好的戰壕所掩蓋了。它們在雪裏映出了些黑點來。

德國人用迫擊砲射擊着鄉村與林緣間的道路。有時沿這條道路飛快駛行着小型交通坦克或炊事卡車。坐在卡車上的廚子，每到轉彎處就向兩旁傾倒。煙裏冒着黑烟。炊事卡車急忙地趕着自己。那在半點鐘以前出發作戰的步兵。反坦克砲已在村旁安好等候着敵人。

在茂密的松林中，埋伏有用松枝掩蓋着的白色巨型坦克，如不走到跟前，是無論如何也看不見的。這是很可怕的力量，而在地圖上用以表示這些坦克的紅色菱形，在指揮部的計劃裏無疑是起着大的作用的。大概，它們在今天，在今天下午就會去作戰的。

清晰的砲雷炸裂聲響逐漸加多了。戰鬥漸漸接近了。但是村裏的砲手，林中的

坦克手，在自己木房內的將軍們，却仍視若無睹。這是戰線上慣常法規。

坦克連長，年青的上尉，二十二歲的庫班人（他完全像哥薩克一樣從皮帽裏突出着一簇捲髮）連說帶笑的講着，他領着架坦克出發作偵察工作時，怎樣遇見了五架德國中型坦克，他們怎樣把它打壞了兩架，其餘的則逃跑了。可是他的奇事並不以此爲限。他還駛往前去，奪獲了一尊反坦克炮和十箱反坦克砲彈，並把所有這些東西完整無缺的（是立刻就可以射擊的哩！）帶回自己部隊來了。他當作種奇談樣的來講說了這些故事。上尉已有很多戰鬥經驗——他參加過了四十七次坦克衝鋒，且都得到了成功。他認爲我們的『T-34』式的坦克是世界上最好的坦克。

他再次的巡視了準備好作戰的坦克，然後就挨着一架坦克，拍着它的鋼甲，和靚地說：

——這就是我的坦克！

他在許多完全相同的坦克中認識了自己的坦克，好像騎兵認識自己的馬一樣。大概，他是按他一人所知道的某個油跡或細小彈痕認識的。

現在，當德國人向莫斯科施行總進攻，各條戰線上都不斷地爆發着戰鬥而構成爲一批複雜的運動戰時，靠戰線約莫十公里的近後方，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按近後方的情形，僅就道路上交通的情形，村裏所發生的事情，就可以毫無差誤地判斷前線底情況。

我們近後方的情形是很好的。

到處，在一切道路上，在一切鄉村近旁——都在預備迎擊德國人。反坦克壕和防禦柵，鐵絲網和地雷場，都在等候着它們。愈接近莫斯科，防衛就愈加嚴緊而紛繁，工事網就愈加調密。

今日莫斯科城郊的情形怎樣？德國人的進攻還能繼續多少時？德國人的進攻銳氣將於何時衰竭？瘋狂的敵人把大批後備，大批坦克拋去作戰，還能繼續多少時呢？

這就是今天全國焦點的問題。這就是現在大家所思索着的問題。當你以全副熱心期待把德國人阻止，然後就把他們粉碎時，是難於從事假設的。要想拿客觀眼光來考察問題，那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而有些結論，却是不言而喻的。

從進攻的頭一天，即從十一月十六日起，在瓦洛科拉木斯克戰線方面，德國人前進了四十至六十公里，即每天平均前進了三個至四個公里。在這裏特別值得指出的，前進速度最快的是最初幾日。因而，結果是，德國人的進展日益緩慢了。但他們却不斷地在派遣新的部隊增援。所有這些究應作何解釋呢？大概，按德國指揮部

底計劃，不斷的加強壓擠是會達到勝利，粉碎紅軍的。但結果却並不如此。恰巧相反。反抗反而加強了。在接近莫斯科時，堅固工事底數目增多了，而德國人底進展也緩慢了許多。

如果拿德國人六月和七月的進攻，十月的進攻，以及這次對莫斯科的總進攻來看，那我們就看到，進展的速度是日益減少的：在六七月間是五百至六百公里，十月是二百公里，而現在却只六十公里了。

德國人是應當阻止的。

他們在兩翼突出得很遠的時候被阻止，那就是說他們在總戰鬥中遭了失敗。而這將是終結底開始。

十二月十二日

於作戰軍隊中

掠奪者軍隊底退却

當你追蹤着惶惶退却的德國人時，你是快樂而又心痛的。

其所以快樂，是因為他們終於從我們親愛的莫斯科近郊趕走了。其所以心痛，是因為我們的田地被他們掘壞了，森林被他們折斷了，而不幸沒有離家的人們，都

被他們搶掠一空，都被他們蹂躪得氣息奄奄了。

在依斯特拉城邊，德國人還在用迫擊砲轟擊着大路。它約莫有四百公尺是爲黑色的，煤灰似的東西，爆裂了的地雷痕跡所掩蓋着的。小橋被炸斷了，大砲打壞了的樹幹直立路旁，紛亂的電話線往下垂着。

迎面走來了兩個女人，一老一少。她們在小孩坐的雪車裏，一個小孩包裏裏——這就是她們能及時帶走的一切東西。

——是從依斯特拉城來的？

——是的，親愛的，是從依斯特拉城來的。

——唔，那裏怎樣？

——年老的女人想說什麼似的，但她那個帶有皺紋的細小臉紅紅的，眼睛裏面眶而去了。

——媽媽，你安靜點吧，——年輕的女人向她說，但自己却拿着手巾按住嘴立地嗚咽了起來。

這是郭洛萬諾娃母女，是依斯特拉城底居民。他們是在德國人佔領該地時留下未走的。

——德國人來的時候，爲什麼不走呢？

——是嗎，當時我想，我這樣老的人，能到什麼地方去，拋去家屋嗎，我又覺